

國家主義的教育第一集

余家菊 李璜 合著

## 序

我國底國勢，眼見得愈趨愈下，雖其原因有在內在外兩種，而結果則不外受外人宰割。考我國廢科舉興學校之唯一動機，無非求所以擺脫外人之支配。故當時救國救種之論，忠君尚武之說，如春筍怒發，振作人心之功頗不爲小。及至民國紀元，確定教育宗旨；尤斤斤以軍國主義垂示國人，發憤圖強之念，蓋未稍衰。元二年以後，內訌迭起，共和之基礎未固，歐戰驟興，殺伐之慘象大暴。於是有人識之士，內感國體之飄搖，外應和平之趨勢，遂有廢棄原定教育宗旨，而提議新教育旨趣之事。新教育旨趣爲「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至此而教育思想爲內亂所左右，致忘却吾國在國際上之地位，已昭然若揭。用教育確定國體，是教育中固有之一義。然而教育之功用，有更重於此者，則是用教育以綿延國命。我們審顧內外，懼國命之將斬，特重提十年來國人因內亂而遺忘之教育救國論。先後作文以明此義者，凡數萬言，均散見諸種雜誌。茲特重加整理而彙爲一集，凡以爲閱覽者之便利而已。他日別有所見，當陸續寫出刊布，實以國家主義之教育，含義甚富，非短促的時日所能畢論，本集所已

有的各篇，不過略發其端而已。再書中所用名詞，如民族教育、國民教育等，彼此時有出入，但其所表現的主要精神則完全一致。主要的精神爲何？就是國家主義之教育而已。我們名此集爲國家主義的教育，亦以此故。至所以於諸名各仍其舊而不加改竄，則因涵蓋之名難得，而已有各名亦義各有當。閱者幸會通其意。

李  
璜

余家菊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於巴黎。

# 國家主義的教育

## 目 錄

民族主義的教育	一
中國教育的統一與獨立	三五
國民教育與國民道德	四三
國民小學教師對於今日中國國家之使命	七九
國慶日之教育	八七
基督教與感情生活	九九
教會教育問題	一三一

# 國家主義的教育

## 一、民族主義的教育

余家菊

我記得從前孟祿博士在開封講演時，曾說到近代教育所注意的事，除了我們所常談的平民主義，科學，工業三件以外，他還說出一件。這一件就是民族性。我恍忽記得他又說過，民族性是可以用文化造成的，而造成這種文化，就是教育的責任。（他說的話我記不甚清，讀者如欲研究，可參看河南教育廳所出的教育公報增刊第一期）他不但在開封講過這些話，據他在南京演講的記錄看來，好像也提到這一類的話。他說此話，原無足怪，因為他是教育史專家，在近代史上之第一種大潮流就是民族主義，如意大利之建國，如德意志之興起，乃至後來之大日耳曼主義，大斯拉夫主義等，都是這種潮流之所表現。教育在這種潮流之下，自然要轉入漩渦而從事於鼓鑄民族底精神信念等。考民族主義之勃興，要算始於德國，凡是讀過德人斐希氏之傳記的，當無不知道斐氏在德國教育上所遺留的民族印象是何

等有力。然而用教育以鼓舞民族精神的，不祇斐氏一人，即十九世紀各國大教育家無一不從事於此的。到現在民族之獨立自決，已成歐美人士之堅固信條，莫得而摧毁。有能本此信條而唱為國際政策者，則世人莫不爭先歌頌之，如美前總統威爾遜是。可惜國人懵然不察，對於孟祿所提的四件事，於別的三件都肯講究，而獨於民族問題毫不經心。說此問題不足經心麼，則此大教育家固斤斤以此見告而盼望吾人於此點有相當之成功。我想了又想，我們素來之所以輕視這個問題，乃因我們本不知道這是一個問題；我們於孟祿所言之所以不發生反想，乃因我們實際上不會了解他之所言。

國人於民族性的教育，其所以始終無人談及的，乃因思想界有所錮蔽。錮蔽在一般思想界的有二，錮蔽在教育思想界的亦有二。在一般思想界的為世界主義，為非國粹主義；在教育思想界的為個性主義，為模倣主義。請分別述之。

## (一) 一般思想界的錮蔽

### 1. 世界主義

「把天下當作一家，把一國當作一身」是我們中國底一句成語，雖然不敢說我們果真人人都能如此存心，可是我們底國家界限的觀念確實不如別國人那樣利害。我國民族底根性，確實是最能容受世界主義的。所以大戰以來，非戰論、非國界論格外盛行於我國。此本和平天性，闊大胸襟之所表現，我人雖處積弱之餘，於此固未嘗不可以自豪。惟是因世界主義之故，遂欲打破民族之樊籬，則竊以爲不可，亦且不必。威爾遜非手創國際聯盟的人麼？國際聯盟非世界主義之一種表現麼？然而同時提倡民族自決者非即威爾遜麼？足見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本可並行不悖，固不必入主出奴。若就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關係言之，則世界爲擴展線，民族爲出發點，世界爲集團，民族爲份子。份子儘可並立而不必相擾，集團固爲總體，而份子仍有個性。所以世界大同，仍可容忍份子之獨立，而份子之獨立亦無妨於世界之大同。信世界主義卽不欲別人講民族講愛國，似乎不免於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譏。若更就事實言之，則不能自立之民族實無講大同主義之餘地。勉強講來，亦祇見其爲奴性的大同主義，儒性的大同主義罷了！比利時人若講奴性的大同主義，就儘可以讓德國人假道去伐。

法國，然而比國人寧可受盡痛苦而不願如此。爲什麼？爲的是民族底人格。英人治印漸遵正義，印人自由，日日有加；印人若講奴性的大同主義，就很可以不必鬧革命講獨立。然而印度人不願如此。爲什麼呢？爲的是民族底人格。國內每當政潮洶湧時，國人即相率而求庇於租界，祇知近利，不顧廉恥。比國人且不說，就是同我們所輕視的印度人一相比較，也要愧死了。

此外希望開作租界，希望國際共管的人，尙比比皆是。他們持論無非是就幸福上着想。祇知道有利害問題，而不知有所謂人格問題。萬一國際共管果真有利無弊，或者利多弊少，吾恐國人都要高高地樹起順民旗來，以表示民族之無能無恥而靦顏以作萬國底順民呢！咳！民族底血性安在？民族底羞惡心安在我？我勸大家不必顧慮民族主義是否違反世界主義，且努力使自己底民族在世界上站得住，然後自己所說的話，才不至被人家以「無恥之言」視之。

## 2. 非國粹主義

有甲午一役和庚子一役，國民對於本國武力之信念乃完全打破；有辛亥一役，國人對於本國政治制度之信念乃完全打破；有五四一役，國人對於本國之一切思想學術之信念，皆

完全喪失無餘。至此國民自顧其身，乃無復絲毫昂藏之氣，自尊之概。與外人相遇，祇覺自慚形穢，無一是處。劣等民族之名號，不必要外人以之相加，而自己早已自認了。如此自暴自棄的民族，還有立足於天地間之餘地麼？他之歸於自然淘汰，恐怕祇是遲早的問題而已。我想非國粹主義者之本意，不過在掃除頑固思想，以及不合理的風俗制度，初不料流毒所及，竟至如此。吾國之風俗制度，本多應加改革之處，固有的思想，亦多謬妄之點。國粹主義者昧然不察，妄想一律擁護，一律保存，致爲進化前途之障礙，民族復生之難關。關於此而施行政擊，誰說不應該？但攻擊應該分別好壞，不可一筆抹煞。說吾國民族性有許多弱點，可以相信；說吾國民族性皆是弱點，則未免武斷，何以故？因我不信言之者果真已將國民底性質施行過細密的解剖而確見其無一好處，然後才發此言。我今奉勸非國粹論者，且慎重一點，莫使國民失望太甚，以致於個人自恨其非黃髮碧眼者之子孫。

有人疑惑提倡民族性的教育，就是提倡復古，提倡國粹，就是頑固黨，守舊派。是否復古是否守舊，且不置辯。我們試問假令我們承認中國民族之性質思想言語風俗制度樣樣都不

好，我們要努力學西洋人，要努力同化於西洋人；那末，我們也要問一問，如何才能同化於西洋？莫說同化之事，祇須將自己底種種棄置不問，而努力學習別人底模樣，就可以成功。須知一個民族之由來，有數千年乃至數萬年之歷史，此歷史上的勢力永遠存在於各代國民之身心上，雖欲擺脫而不可能。他時時左右我們底行動，干涉同化的進行。如果同化的性質和固有的性質絕不相投，或者背道而馳，則同化之結果，祇能產生精神上之不安寧，以及社會上之紊亂，而決無成功之希望。生物學家說，族系相去太遠之種族不可結合，因為兩方的性質相差太甚，以相差太甚之兩種性質遺傳於第二代之身，則第二代之身必常為此兩方之紛擾而失其精神上之諧和，與其品性上之堅定。此說在西方很流行，而學者間且多據此而主張黃白人不可結婚，以免人種之墮落。其說雖未免武斷，然究有考慮之必要。我意人種之結合是如此，文化之結合亦是如此。欲勉強效顰他人，終久祇有失敗。數年來青年之煩悶，已成為國內之一大問題，論者推究其原因，所執的說法各不相同。若由我意，則要說是由於所吸收的西方化與固有的一切，相去太遠，所致。何以見得呢？數年前大家所提倡的不是

活動主義嗎，社會生活嗎，功利主義嗎？此數者固於中國的缺點很有補救之力，但是中國人之大道本是一張一弛的。單祇注意這面，而忘却了對方的内心生活，如「無入而不自得」，「知其不可而爲之」等等精神，自然就失其調節而感着內心上的悲鳴了。據此民族性的教育，於同化之進行，非特無碍，而且必要。非國粹論者慎勿以我爲新文化前途之障礙。

## (二) 教育思想界的錮蔽

### 1. 模倣主義

國內教育界事事模倣外人，已爲無可諱言之事，雖說加以「主義」二字之名，未免稍嫌過分，而模倣的傾向則確已由無意的而入於有意的，且在意識界佔惟我獨尊的地位，則爲彰明較著之事。從前祇要是日本的就抄，現在祇要是美國的就抄，將來或者有一天祇要是法國的就抄。幸而抄對了，就是一國之福；不幸而抄錯了，於是又從新再抄，抄襲生活之可恥，且不必講。抄襲生活之危險，豈不應防備嗎？固然吸取他人之長是進化程序上之一要素，猶之乎吸取新養料是有機體營養作用之必然手段。然而吸取之目的安在？無非是爲我而已。爲

我之生存，爲我之發展而已。所以模倣是不應反對的；所應反對的是無我的模倣，有害自己之生存和發展的模倣。於自己之生存與發展最有害的是什麼呢？要無過於自暴自棄的心思。凡崇拜別的民族過了正當的分量者，其自尊心必然消滅無餘，其民族之前途亦就不問可知。

國人所用的功夫既傾注在外面，盡力了解別國，模倣別國；於是於自身所處之民族，遂自然而然忘却。再也想不到，或不相信，本民族還有什麼優質特點。自尊與模倣，本應該並行不悖，而在事實上則是不能兩立。我國與外人交通之初，自尊心太甚，對於別人之種種一律蔑視鄙棄；往後稍進到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時代，自尊心才退讓一面，模倣活動才活動於一方；再往後到了「一切固有都是荒謬」的時代，自尊心乃化爲烏有，模倣活動乃得以盲目橫行。其間消長之迹，甚爲顯然，今後欲使本國的教育真正爲民族性的教育，首先就當致力於自尊心之復活運動，使國人最少也承認西方之民族及其文化不是全善的。有一部分還不好，有一部分不必學，同時又知道本國民族與本國文化最少亦不是全惡的。有一部分還

不錯有一部分最少也值得保存。必至此時，中國的教育才是「中國的教育」而中國的教育家才不是代日本或美國實施同化政策。必至此時，國人之模倣才是一點一滴地重新估價後的模倣，而不是爲模倣去模倣的掛洋招牌的風頭主義。

## 2. 個性主義

持個性之說以反對民族性的，我嘗親聞之於幾個朋友，大意是說：教育是應當發展個性的，世間祇有個性而沒有民族性，要製造民族性就要戕賊個性。此說是從心理學立論的，吾人且就心理學的見地而來加以剖解。他之主張，實含有兩個論點，一爲民族性之有無的問題，一爲民族性是否戕賊個性之問題。要明白這兩個問題，又須先明白（一）何謂個性，（二）何謂民族性，這兩點。

何謂個性？個性是各個人所有之不同於別人之性質，其不同不在於某某性質之有無，不在於某某性質之強弱，而在於各種性質之諧和與統一。（見 Kurp:trick: Fundamentals of Child-study）

何謂民族性？民族性是一種集團心性。A collective mind 是一民族中各個人間互相影響時所產生之通有的思想感情意志，大不同於孤立的個人之思想，亦不是孤立的許多個人之心的活動之總和。他是由數千百年中之自然的活動和社會的活動所產生的，對於各個人具有壓迫的和敦促的勢力。（見麥獨孤羣體心理）

知道了個性與民族性之意義後，民族性之無碍於個性，就無須多說了。個性不是說這人有此性，那人無此性，不過是說各性質間之諧和與統一之如何，所以不愁因啓發民族性之原故而硬將某種性質強迫地灌將進去或壓制下去。況且民族性是有歷史關係的，人人都因遺傳的關係，以及社會上種種風俗習慣的媒介而不能把一身安放在歷史範圍以外。民族性之特質也就稟賦在各個人的身上，所以合於民族性的教育，決不會妨及個人。妨及個人的教育，據我看，或是抄襲的教育，因為抄襲的教育，未必能合於本民族中之各個人。或多數人。

上言民族性的教育無妨於個性之發展，然而我還未證實民族性之果有，聞者恐未能心

服，現在就進而證實之。

各人種之生性是一無二，而其所以不同者，皆由於環境之故。主張此說的人本多，如彌爾、孟德即其中著名之一人。據他們底意思，人性是極易變的，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若用相當的制度（例如教育）以提高他，矯正他，他極易感受影響，所以算不了什麼要緊的元素。此等見解，皆從洛克之心理學來的。洛克以為人性如一張白紙，沒有特別的傾向，祇有個人底經驗，依着觀念聯合原理以遺留印象於其上。此說支配人類之思想，為時頗久，然而到現在大家已知道其不對了。大家都知道嬰兒底心不是一張白紙，他有種種本能，種種傾向。人性既非白紙，各民族以不同的人種，不同的物質環境，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歷史變遷，其精神之構造，自理論上推之，當無可以信其同一的理由。今日心理學的結果，固然於民族性之問題，尙未能為多大的貢獻，而粗略地言之，要足以證明我們底結論。頭腦之大小，頗有關於精神之發育，不是為人類學家所公認的嗎？黃白種人之頭腦既大過黑人之頭腦，他們的精神狀況當無復同一之理。感官之靈鈍，於精神之發育頗有關係，不是為心理學家

所公認的嗎？黃白人與黑人之感覺的稟賦，既已有顯然的差別，他們底精神培育，我們也就有推測其爲不全相同之可能。凡此皆是精確無誤之據，不可推翻之論。今日更進而爲較爲廣泛之疏證。

先說黑種人之特性，可稱爲聽天由命 *appy-go-lucky* 之性向，無節制的感情暴發，無節制的反應活動。在非洲中部的人是如此，在美洲文明之邦的亦是如此。再次白種人之特性，各族亦有不同。如英愛兩族愛人即爲比較的多血質，易於快樂，易於憂愁，易於熱心，易於爲詩歌所感動，總言之，感情活潑而變動，不似英人之冷淡與遲鈍。又如英法兩族之在智力方面，法國人具有邏輯的演繹的傾向，英國人具有經驗的歸納的傾向，至爲明顯，凡熟悉兩國情形的人都能感覺。自然此種傾向之加厲，與歷史上的傳統是有關係的，然而不得因此就斷定不是由於根本性質之差異。又如英法兩種人之在氣質方面，英國人富於獨立性，故其宗教以新教爲盛，其政治以地方分權爲則，常有無政府之危險，其家宅以小規模爲多。法國人富於膠合性，服從性，故其宗教以舊教爲盛，其政治以中央集權爲則，常有帝制復活之

恐怖，其家宅以大規模爲多，能容多人合居。此外如德國人之堅忍，美國人之進取，都是容易感覺的。有此種種引證，民族性之果有這句話，當再無疑義。

討論民族問題最易引起的混淆，就是民族與種族 Nation and race。一個大民族常包含許多異族的人民。如英倫三島於歐洲之三大種族（即地中海，阿爾平，羅第三族）就都全有。再且民族成立之因素，亦不僅種族一個，此外如語言之統一，宗教之接近，政府之聯屬，地理之孤立，外侮之同仇，皆多少具有相當的作用。而其最重要的因素，則在有一公共的遺風流俗，一公共的過去之景仰，一公共的未來之希望。所以惹南 Renan 說，民族是一種精神的原理，由兩件事構成：其一爲具有一公共的豐富的歷史，其又一爲同生共榮的慾望，爲願意繼續努力去盡心運用他們所承受的無形遺產。海爾巴特史德來 Sidney Herbert 也說：民族是一種社會的羣體，由一族類意識以結合之；此族類意識則起源於其羣之歷史所產生的遺風，且此意識是直接對於一定的故國而有的。（皆見 M. Ginsberg; the Psychology of Society）凡此種種都可見種族非即民族。吾人於此一面覺有無限欣喜，一面又